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七十二回 女飛衛發怒鋤奸 花太歲癡情中計

卻說那陳麗卿正要下手結果高衙內，吃一道士拉住拳頭，打不下去。麗卿回頭看時，認得是父親陳希真，便回言道：「我怕不認識高俅的這種，倒是我無禮！待我結果了他，為大家除害。」說罷，又要掙脫拳去打。希真那裡肯放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且饒他起來，為父的與你做主！」麗卿掙脫手道：「便饒他，也取他一個表記。」一頭說一頭去撕衙內的耳朵。陳希真忙去挖他的手，已自撕出血來，兀自不肯放。希真喝道：「小賤人，我這等說，你還不放麼！」陳麗卿見父親發怒，只得鬆手放了，立在一邊。那高衙內兀自在地上氣喘，抖得起不來。看的人圍了一個大羅圈，都說：「這位姑娘好了得！」只見養娘捧著衣服等物，人叢裡挨進來。陳希真一面取襖兒把與女兒披了，釵簪替他插了，一面口裡埋怨道：「燒完了香，叫你就去，是不肯，偏要隨喜，卻無故闖出這頭禍來。高太尉我又認識的，不爭你萬一把衙內打壞，叫我怎生對他？」麗卿一頭解去汗巾，放下了裙子，穿好襖兒，一頭指著高衙內罵道：「我把你這不生眼的賊畜生，你敢來撩我！你不要臥著裝死，你道倚著你老子的勢，要怎麼便怎麼，撞在我姑娘手裡，連你那高俅都剝作肉醬！」希真喝道：「胡說！還不打算回去！」高衙內那裡敢回言。看的人都吐出舌頭來，半晌縮不進去。馬保兒籠過馬。希真取青紗罩仍與他蒙了臉兒，吩咐道：「你先回去了，路上休再鬧事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法事完畢，為何不同回去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就來，你先去。」麗卿便上馬去了。那養娘已把那衫兒依舊折起，收拾好包袱，也上了驢子去了。陳希真回頭看高衙內時，已坐在地上，要爬起來。希真上前扶起，笑著唱喏道：「小女冒犯，都看老漢面上，恕罪恕罪！」衙內又氣又羞道：「陳老希，我呢，也不曉得是你的女兒，倒得罪了。只是令愛太沒道理，我不過遠遠地說了一句頑話，便這等毒打，你行前我須放不下來。」希真陪著笑臉說道：「諸事休題，老漢回去訓飭小女，衙內處再行陪話，太尉前遮蓋則個。」衙內道：「說他作甚，打也打了。」那些跟隨的漸漸攏來，看那衙內右邊耳朵兀自流血，都說：「怎了？」陳希真道：「還沒甚大傷。」又笑道：「若老漢再遲一步，多管做出來，如今還好。」說不了，只見兩個人攙著那鳥教頭走出廟來，打得鼻塌嘴歪。原來被麗卿掃壞了孤拐骨，行走不得，一步一顛的扶出來，口裡叫道：「衙內與我作主！」衙內道：「原來是陳老希的令愛姑娘，怪道我們著他的手。」那教頭掙著眼，對陳希真道：「太尉待你真好，你叫女兒打衙內，稟過太尉，慢慢和你講！」希真只是陪禮，道：「小人總要來陪罪舒氣。」衙內勸告道：「陳老希是我的至交，吃些虧也說不得。」幾個矮方巾見衙內不發作，也來相勸。眾閑漢也有打破頭的，打腫手的，都說道：「我們同教頭受些傷，且丟一邊；衙內這耳朵卻怎好見太尉？掩蓋殺也是我們的干係，總要衙內與我們做主。」衙內道：「我會說，你們放心。」希真聽得這話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這廝中俺計也。」便對那些人道：「眾位有受傷的，老漢來醫治、陪話。這裡不是說話處，且到前面那座酒樓上去。」那教頭道：「似衙內這般仁厚君子，實在少有。」眾閑漢道：「用得你說！」一步一顛去了。

那些看的人都笑道：「這個老道士，親生的女兒被人調戲，還去這般陪小心！」范天喜亦笑道：「怎麼一個好漢，學道士學得連氣都沒了。」對戴週二人說：「我們再進觀去。」三人又一同進來，果然熱鬧。真個是燈彩耀眼，蕭鼓喧天。只見那西廊下有幾架執事頭踏，都吃打倒在一邊，那些道士廟祝在那裡扶持收拾；又見那地下打落的許多樂器桿棒零星之類，滿地下亂踏。又聽得有幾個燒香的婦人說道：「不知是那家的姑娘，這般利害，許多男子漢都吃他打得沒路走！」又有幾個子弟們道：「高衙內今番也吃了苦。便是復得仇，也吃盡了眼前虧。」戴宗等三個都肚裡暗笑。看了多時，又去各處隨喜了。范天喜邀他二人出來，也到那大酒樓上吃些酒飯。到得酒樓上，那陳希真、高衙內一班人已散去了好一歇，只聽那些人還在那裡紛紛講說。戴宗等周回看了一轉，只有那樓角邊有個空座頭，三人就去坐下。叫過賣搬些果品酒肉來，三個人吃著。戴宗說道：「端的這女子了得！」周通道：「就是一丈青武藝了得，龐兒俊俏，卻沒得這般文雅。」戴宗四面看了一看，低聲道：「小可意欲乘機說他入伙，何如？」范天喜稱是。三人又吃了一回酒，取飯吃罷，下來算完賬，周通便道：「東大街往那裡走？」范天喜道：「你們都隨我來。」三個人進城，一路奔希真家來。

卻說陳希真當時在酒樓上，安妥了高衙內這一班人，一逕奔回家來，敲敲門，那個蒼頭來開了。陳希真走入堂前，只見女兒笑嘻嘻的迎著道：「爹爹回來了。」希真也不答應，直走進後軒。麗卿隨在後面說道：「孩兒又不當真要結果他！爹爹不許我動手，一記也不曾上身，太便宜了這廝。」陳希真回身坐在懶椅上，看看女兒，做出面孔，大聲道：「恁的高興！闖出這般大禍來，我被你害死了！」說罷，別轉臉去。麗卿叫起屈來道：「爹爹，你彼時不看見那廝啣的形景。口裡放出來的屁，還聽得？不由我不動氣。且我不過推了他一把，他便叫人捉我，你想如何忍得？」希真道：「是便是了。如今我再三陪話，他那肯干休。高太尉得知，早晚便來生事，怎好？」麗卿道：「怕他怎的！便是高俅親來，我一箭穿他一個透明窟窿。」陳希真道：「嘖，嘖，嘖，說得好燥脾！我問你，你活了這幾歲，吃你白射殺了幾個人？年紀□八九了，說出話來同小孩子一般，瘋頭瘋腦的。」麗卿道：「殺了他不過完他一命，值什麼！」希真道：「你捨得命，我須捨不得你。我年過半百，只望著你，將來得個好女婿，我便有靠。你說出這話來，兀的不教我傷心。如今沒甚了不得，只拚著把你攬與他，我怕不太平了。你想，這事我怎忍心下得？」麗卿停了半晌，道：「女兒倒有條計。」希真道：「甚計？」麗卿道：「三□六計，走為上計。何不投奔一個去處，爹爹領孩兒去避了。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兒，計怕不妙，只是走不脫。高俅那廝掌握兵權，五城□三門兵馬，八□萬禁軍，盡在他手。他同我作對，插翅也難飛。你可記得，凡是被他害的人，只走脫了一個王進，其餘那個走得脫？你講動武，那林冲何等好漢，被他顛倒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他只同你文做，把王法當圈套用，那裡防備得這許多？古人說得好：覆巢之下，那有完卵；權臣煽威，人無死所。我的兒，我不忍舍了你，我同你性命不知怎的，想走那裡去？」麗卿起先嘴硬，聽到這話也有些懼怕，便道：「怎好？莫不成真個把女兒丟入糞窖裡？據著這口志氣上，便對付了那廝，死也博個名頭，只是女兒也捨不得你。罷，罷，罷！爹爹，我是你生下的，你要我怎的，我都依了。拼得個一世沒出場，只要你安穩便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淚珠兒撲簌簌的滾下來，雙膝跪下去，嗚嗚的只是哭。

陳希真見女兒認起真來，看了一看，咄的一聲笑道：「你起來，我對你實說了罷！」麗卿掩著淚立起來。希真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坐了，聽我說。你說走是上計，倒也被你猜著。我的意思，只是要走也不容易。高俅那些幫撐的好不刁猾，吃你同他這般鬧了，他怕不防著我們逃走。那時走不脫，一發決裂了。要走，只這一兩日內還好脫身。只是有件事緊累，我祭煉五雷都蒙大法，只爭得□五日不曾完結。今遇著這魔頭，若半途廢了，正不知何時再有因緣。不得已將計就計，邀那廝們到酒樓上，將甜話穩住他。這廝癡心未斷，必不來惡我。高俅曾受我恩，今尚不昧良心，換他半個月，必不至於用強。且疏了他的防備，那時同了你高飛遠走，他怎生奈何我？這叫做唱籌量沙的計。」麗卿聽罷歡喜道：「爹爹方才卻怎的穩住他？」陳希真道：「我說道：我這女兒雖是性急，卻回心得快。我若回家去說他幾句，衙內來時，管叫他出來伏罪。那廝信實了，說道：我也正應到尊處陪禮。說了許多的好話去了。臨去時，歡歡喜喜地。我料他早晚必有人來纏障。待他來時，你須依我如此如此作用。這廝們雖刁，卻未必識得這計，管教他著我道兒。不知你可依得麼？」麗卿大喜，應道：「依得，依得。」

正說話間，聽得外面打門。陳希真出堂來看，那蒼頭已去開了門。只見三個人進來，問道：「陳提轄在家否？」陳希真看時，認得一個是范天喜，又看了那二人一看，忙接應道：「范兄難得來此，裡面坐地。」三人上堂來，都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戴宗、周通看那陳希真，眉似青峰，眼如秋水，八尺以上身材，丹珠口唇，飄著五絡長鬚，戴一頂束髮棗木七星冠，穿一領鵝黃鶴氅，係一條九股絲縑，踏一雙挽雲輕履，飄飄有神仙之概。雖是五旬以外，鬚髮一絲不白。陳希真道：「這二位高姓？」范天喜道：「都姓李，都是小弟交好。這位是江州人氏，這位是北京人氏，因到京趕買賣勾當，在弟處居住。」戴宗、周通道：「久仰提轄大名，

今得因范兄汲引奉拜，甚慰生平。」陳希真對蒼頭說道：「你去看後面看茶。」蒼頭進去了。陳希真笑著對范天喜道：「范兄恁的與弟相交，說話卻瞞我。我豈不認識這位是梁山泊的神行太保戴院長！」三人大吃一驚，范天喜道：「求仁兄方便則個。」陳希真道：「我是歹人，不說破了。且請後軒坐地。」

三人大喜，一同進去坐下。看那裡面，果然松篁交翠，花草爭妍，好個所在。蒼頭獻茶出來，陳希真道：「你自去看門，叫你時再進來。」蒼頭出去了。陳希真道：「這位卻不認識。」戴宗答道：「是小霸王周通。仁兄何處認識小人來？」陳希真道：「兄自不留心。幾年前，我因公幹到江州，同一個江州衙裡的幹辦，在琵琶亭上吃酒。見吾兄同一個配軍打扮的黑矮人，又一個黑大漢，也在那裡吃酒。那幹辦指著兄對我說：這是神行太保戴院長，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小可也自吃驚，看了兄長好半歇，本待要上前廝見，因公事匆匆，不好冒昧。少頃，那黑大漢同漁船上打起來，小可等一哄走了。所以至今還認得兄長。」

三人聽罷，呵呵大笑。戴宗道：「實是失顧。仁兄見的那配軍打扮的，便是及時雨宋公明大哥，彼時因有事在江州。」陳希真道：「我那時卻不認識是宋公明，可惜錯過了。今二位光臨草舍，必有事故，卻為何范兄同來？」范天喜便把接徐寧的書，入伙的一節，說了一遍，遂說：「這二位因方才見高衙內衝撞令愛，路見不平，本要相助。是弟懼怕高衙內的勢力，恐連累二位；又見令愛已自得勝，故力阻住。今二位放心不下，務要到府，一來奉拜，二來要打聽仁兄此事如何行止，弟輩可相助處，無不上前。」陳希真對三人深深唱個喏道：「深感大義。說起高俅那廝，他微賤時，也在小可這裡略學些槍棒。我也好生看覷他，那廝自不學好。他如今發跡，倒也不忘記，屢次要抬舉我。我不願走他的門徑，因此挨下了。他仍與小可世情來往，小可三節壽日也到他那裡。我不是時常對范兄說起？至於小女，素日亦不拋頭露面，今日因他的母親陰壽，故到王仙觀裡進香，不意弄出這等事來。如今高衙內他也認錯不迭。小可想，柔和處世之寶，亦不計較了。深費三位兄長盛心。」戴宗道：「高俅那廝雖與仁兄交厚，此事恐未必肯休，眼見必來纏障。不是戴宗糾合但兄，據仁兄這一身本領，埋沒蓬蒿，豈不可惜？年紀又不衰老。況且奸臣不明，賢路閉塞。良禽擇木而棲，大丈夫豈可不慮日後？不是小弟斗膽，依著愚見，何不逕請到梁山聚義？公明哥哥，何等好賢下士，得仁兄這般英雄，真是錦上添花，哪個敢不恭敬？將來受了招安，豈不是現成封誥？」周通道：「願仁丈俯准戴宗之言，便擇日帶同令愛啟行，一同上去。小弟情願一路奉陪侍奉。豈不勝如在此受權勢欺壓？」陳希真道：「深感頭領如此提挈，本當執鞭隨鐙，只是小可已結世外之緣，一切都懶，恐無這等厚福。又加這個小女，如同吃乳的孩子一般。離不得我。再者貴寨那林冲頭領，小弟和他有些仇隙，雖不計較，然竟住在一處，覺得無趣。頭領這等恩情，圖報有日。」

戴宗正要問如何的仇隙，只見那蒼頭來報道：「外面有高太尉差來兩個人，請老爺說話，現在堂前坐著。」陳希真便立起身道：「三位少坐。」戴宗、范天喜見話不投機，又見高太尉處有人來，便也起身道：「今日輕造，容再奉拜。」陳希真道：「明日拜謝，簡慢勿罪。」周通亦起身謝了，同出來。陳希真送出大門相別，轉身來見那兩個，叫蒼頭開了門。那戴宗出得門走了幾步，回頭對二人道：「叵耐這廝不識抬舉。」范天喜道：「這廝不肯，也是無法。」周通在後面說道：「院長，我們回山去同吳學究商量，好歹弄他上山。盧俊義猶吃請到手，豈但他！」戴宗、范天喜道：「出巷人多，低聲。」

不說三人回去，卻說那陳希真回身，認得那兩個矮方巾，正是起先同在酒樓上說話的，一個叫做撥火棒孫高，一個叫做愁太平薛寶。二人起身施禮，希真回禮道：「何事又勞二位光降？」二人道：「便是高衙內特差小可二人登堂陪禮，求姑娘開罪。衙內本要親來，因恐姑娘見怪，故差小可們代來。」陳希真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方才酒樓上已說開了，卻又生受二位。小賤人被老漢著實拷了一頓，兀自沒好氣哩。」一面讓坐，一面叫蒼頭道：「快去裡面叫養娘伏侍姑娘出來，有話說。」蒼頭進去沒多時，麗卿故意把眼揉得紅紅的，同養娘、蒼頭一陣出來。麗卿道：「爹爹，有客在此，又叫孩兒出來做甚？」希真道：「你快過來，這位是孫伯伯，這位是薛伯伯。為你這孽障鬧事，累二位在衙內處陪多少小心。你惱了二位伯伯，還不去去拜謝！」麗卿上前，又玉臂，折柳腰，深深的道了兩個萬福，口裡說道：「深感二位伯伯。方才實是奴家鹵莽，不識高低。我爹爹已將奴家責罰過了，還望二位伯伯，衙內前替奴家周旋則個。」看那兩個沒腦子，涎著臉兒，連忙答道：「姑娘說那裡話！還是衙內衝撞姑娘，特叫我們來姑娘前求開罪。」說罷，又唱個肥喏。陳希真連忙拉住道：「二位，這等小孩子，兀的不折殺他。孩兒，難得二位伯伯恕罪，你進去罷。快教他們安排酒肴。」麗卿又道兩個萬福，進去。那兩個沒腦子連珠箭的推辭道：「並不饑餓，不敢承賜。」立起身就走。希真攔住道：「小酌數杯何妨？」兩個齊聲道：「天色暗了，衙內盼望。」一定要去。希真虛拉著送出門外，道：「恁地要緊，明日卻來草舍小酌。」兩個略答應一聲，又唱個無禮喏，慌急慌忙奔出巷去了。

希真關上門，進後軒來。那養娘同蒼頭安排夜飯去，希真見女兒只一個人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「卿兒，計策便有些意思。往常本師張真人說你的姻緣卻在東北，我亦於東北上有段魔障必須去完了他，方好打點內丹。我想別處也無可托足，只有山東沂州府你的姨夫劉廣。他義膽包天，與我最投契，只有他那裡安得我們。但不知他為何削了職，近來又沒個書信。你那兩個表兄去年應武舉，又都不中。我也正記念著要去看他，如今正好與你同去。你精細著，慢慢地把些細軟收拾起，隨身只打兩個包袱，其餘都撇下了，不必可惜。只不可使養娘打眼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吩咐，孩兒都省得。只是母親的墳墓，又沒個親人，托誰照看？」希真道：「不妨。因我又看得高俅那廝的氣喘也不久了，不過四五年之間，必然倒馬。那時太平，我同你再回故里，有何不可！」麗卿道：「這房子同這些器皿都棄了？」希真道：「我看得功名富貴如同糞土，連身子尚是假的，不過套著他，不得不為他應酬，何爭這些房屋器皿！」麗卿道：「先來的三個客，是什麼人？」希真道：「你不聽得，一個姓范的，是本城人，我亦認得他，只是不□分深交。那兩個是梁山上的強盜，沒來由說我去入伙。我恁的沒路走，也不犯做賊！便做賊，也不犯做宋江的副手！吃我回覆了你。那廝們再來纏我，也未可定。只恐他那軍師吳用親來，那廝會放野火，倒要防備。聞得蔡京就要進兵，那廝未必敢離巢穴。餘外怕他怎的！」麗卿道：「爹爹何不早說，我們卻好捉住那廝，去到官領賞，可惜吃他走了！」希真瞪了一眼道：「你又來了！干你甚事？你捉來獻與高俅，他便封贈你不迭？」說罷，養娘正掌上燈，搬出飯來。父女二人吃罷，蒼頭、養娘收拾去，亦吃了。希真道：「卿兒，去睡了罷！我去靜室祭煉道也。」麗卿應了一聲，叫養娘照著，到後面箭園內亭子上看了個轉身，弓箱內照應了火缸，又將各樣軍器料理了一番出來，關好園門，上樓去睡了。

希真自去靜室做了一番功課，祭煉畢，又運了一回內觀坐功，恰已是三更天氣，也歸房去睡了。一早起來梳洗罷，叫起女兒來，吩咐道：「我去回拜客，就回來。今日高俅那裡倘有人來，我不在家，你不可出頭。」麗卿應了。陳希真一直走到九曲巷范天喜家，只見大門已開，一個蒼頭躬著腰掃地。希真問道：「大官人起來否？」蒼頭忙丟了掃帚，應道：「大官人因親戚家婚嫁喜事，一早出門了。」希真道：「還有兩位客官何在？」蒼頭道：「兩個客官都回鄉去了。天不亮動身，頂城門出去的。老爺請進裡面拜茶。」陳希真道：「我不進去了。大官人回府，相煩說聲：陳希真親來謝步，夜來怠慢。」蒼頭道：「小人說便了，陳老爺慢去。」

陳希真一直回家，進得門時，只見那撥火棒、愁太平兩個，早在廳堂上坐等。希真忙搶一步上前道：「失迎，失迎！二位好早，點心用未？」那兩個起身答道：「便是一件要緊事，要報提轄得知。」希真驚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兩個道：「便是夜來小可見衙內回那話，衙內在府裡整整吵鬧了一夜，磕頭撞腦只要奔到府上來，吃我們捺住了。小可們兀自一夜不曾合眼。」希真道：「卻是為何？莫非老漢有恁不是處。」兩個道：「只為小可們嘴快；不應說出姑娘被責一節。衙內聽得，跌腳捶胸，恨不得尋死，聲聲說道害了好人，自己補自己，連夜要過來負荊。挨到天亮，又不敢逕來。此刻已在巷口茶店內候著，叫我兩個先來通知。」希真聽罷，呵呵大笑，謝罪道：「什麼道理，衙內這般克己！快去請進來坐地。」

三人腳不落地趕出巷口，只見衙內已在巷口探看，後面又有兩個親隨。見了陳希真，便來唱喏。陳希真連忙扶住道：「罪過。老漢該死，請草堂上陪罪。」挽著手，一同回來。到得堂上，衙內先跪下去，磕頭搗蒜也似的道：「我的老子，我再三求懇你，你恁的這般執性兒？如今反把令愛姑娘冤屈責罰，教我高某死了做鬼也難過。」陳希真連忙跪倒回禮，扶起衙內道：「恁的這般顛倒

說！老漢生出這種不肖女兒，冒犯了衙內，此等責處，算得什麼？衙內不怪，已感激不盡，不料衙內這般情深。衙內坐地，老漢喚這小賤人出來。」高衙內假攔阻著，陳希真已進去了。好半歇，領著麗卿濃妝豔裹，慢慢地出來。衙內望見，撲翻身就拜。希真慌忙架住道：「衙內怎的……怎的不是折殺人？孩兒快回禮！」麗卿只得連忙跪下去，也拜了幾拜。兩個一齊立起。衙內道：「姑娘，小人兀自不知，害得你苦，小人兀自難過了一夜。」麗卿道：「奴家實是鹵莽，懊悔不迭，虧殺衙內海涵。不省衙內身子有事不？」衙內連連答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只愁姑娘問了貴手。」兩個沒腦子呵呵大笑道：「真叫做不打不成相識。好個寬洪的衙內，好個賢德的姑娘！」陳希真道：「舊話休再提起，且坐了談心。」只見那孫高、薛寶上前道：「衙內還有一件事，要懇台允。」正是：粉蝶貪花，撞著蛛絲殞命；燈蛾撲火，惹來紅燄燒身。畢竟不知高衙內還說什麼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